

当年名噪一时的上海管乐团，如今已鲜有世人知晓。连当下如此发达的网络世界里，也搜寻不到上海管乐团的任何资讯。

前不久，该团十多位健在的老乐手难得相聚。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为了能留住、记录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乐坛历史，旋即采访了该团的几位老人……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1952年，成立了上海音乐工作团，地址就在湖南路105号，原上交旧址。不久又改称上海乐团。下设

交响、合唱、民乐、管乐和舞蹈五个分队。后因场地拥挤，影响、制约着这些不同艺术类别团队的排演和发展，于是1956年，在原上海乐团五个分队的建制基础上，分别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管乐团。原舞蹈队划归上海歌剧院舞蹈队。

最初的上海音工团管乐队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文工团的军乐队和原国民党警察乐队改编成的上海市公安学校军乐队共同组成，该团首要任务就是担任外国元首来沪访问时的机场迎宾；其次是每年上海的国庆游行及重大集会和市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开闭幕式，都由上海管乐团负责仪仗演奏。

当时为了方便该团的迎宾工作，团部就设在离机场和国宾下榻处都比较便捷的新华路上（现今上海民族乐团所在地），与其隔街相望的是上海警备区军乐队。每天此起彼伏的音乐声，是这条马路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初建的上海管乐团，有乐手五十多人，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多不是音乐学院科班出身，演奏水准参差不齐。为了提高乐团的整体水平，朱践耳、宋翔、董源等几任团领导是竭尽所能，他们请著名指

挥家黄贻钧、陆洪恩、黄晓同等经常来团执棒训练。此外，团里的乐手还相互结对子，切磋提高演奏技艺；同时还通过贺绿汀院长请来上音管弦系的教师为乐手们开小灶。通过一段时间的业务训练，乐团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为了上海管乐团的长远发展，在1960年和1961年，该团在上海的中学范围内，普招了两批学员。那时的报考，竞争激烈，可谓百里挑一。经过多次严格考核，层层筛选，最终录取了三十多名学员。几年

后，这些学员经过刻苦努力，挑起了乐团的大梁。其中还涌现了徐瑞础、糜翔云等多位非常出色的演奏家。考虑到要充实乐团力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上音每年都会分配几位管乐高材生来团工作。

为了提高乐团的整体水平，拓宽演奏曲目，常任指挥陈润生、刘移功自己动手，把一些旋律优美、人们喜闻乐见的歌曲改编成管乐作品；同时还在乐队的编制上，增设了定音鼓、低音提琴，并配齐了水管声部，加入了木琴、手风琴等各类色彩性的乐器，力争使原本只能演奏单一的军乐曲向“交响化”方向发展，收效很大。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上海管乐团从一个编制不齐的军乐队发展成一个拥有80多位演奏家的双管制大型交响管乐团。许多歌唱大家周小燕、高芝兰、蔡绍序、周碧珍、董爱琳也经常随团公演。

1963年，上海管乐团在当时上海容纳人数最多的文化广场，举行了亚非拉作品轻音乐会。一周几万张演出票被一抢而空。我跟随父亲是聆听过此次音乐会的，那时年少曲目已记不清，但壮观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音乐，至今难忘。

上海管乐团虽仅存世了14年，但它播下的音乐种子却影响深远。

近期每周会有几次，我是在落日余晖中穿越中山公园沿万航渡路徒步回家，而每次途经“华政”校门口时都会萌生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怀。那天我又走进了校园。

“华政”很美。但我顾不上流连，习惯性地沿苏州河的“湾”向堤岸走去（现已恢复连接两岸校区的桥梁），我仍愿意站在暮色中眺望河两岸对面，以让思绪归入、浸沉、还原那久远的年代。

40年前，东岸那片校区是我们区卫校，我曾在校为师三年，苏州河的两岸校区没有桥。

我做过班主任，带过一届四十几位学生的中医士班，兼任过西医班“临床外科”课程老师，重要的是我曾大胆带领班级学生照管过一阵子校解剖室。

其实我小时候是个胆子特别小的人。

早年我家住在旧式弄堂里。每一总门里有前后楼、前后厢房、亭子间加三层阁，再封晒台搭披房啥的，人户很多且活色生香。旧弄堂里人多，时不时有人离世，常会见到客堂里围着去世人焚香点烛烧纸、僧人诵经笃木鱼的场景。逢此情形，别家小孩窜进窜出兴奋雀跃，我则惊恐失措害怕到极点。

弄堂深处转角的井边一隅，有一户门口台阶上用硕大瓦缸种着大朵大朵重瓣栀子花的大房子人

家，屋主是位梳油亮发髻、慈眉善目的阿婆。那年盛夏里阿婆去世了，之后的佛事排场大且通宵达旦数日，我被吓得不敢出门还寝食难安，不日即发起了高烧被送进了儿童医院……

直到后来我干了外科行当，爸妈还时不时会在亲朋面前拿我小时候这桩糗事奚落我曾经“胆子咪咪小”。因此，小时候爸妈“给”我的理想是长大要做一个挂听诊器的医生；而我内心则暗暗希冀：长大我要做个胆子很大的开刀医生！

我刚进校时，区卫校成立才两年余，已招生了几个班级，且在校住读。师资却有些单薄，几位老师基本都既做班主任又兼任授课，青年教师还要值班巡查管理住校学生。

区卫校位于普陀光复西路尽头，校域面积较大而显空旷，除了一栋傍依苏州河畔屹立的巍峨雄

伟、金碧辉煌的中式古典建筑（五层教学大楼），再远离教学楼至足球场尽头有一排水泥楼房（4层学生宿舍），另于校后门处有两幢西式小洋楼（有2户圣约翰老教工宿舍），河边围墙外见寥寥两小排矮平房（校解剖室也在此），其余再无房舍。

我自知胆小，值夜班虽有两入结伴，但想到巡夜要兜兜校园要经过解剖室，就莫名焦虑。值轮前几日就情绪紧张，压力山大。我没敢声张，然而这一切

每当徜徉于上海植物园的绚烂花海，总会发现各种花卉随着季节更迭而披上五彩缤纷的新装，引人流连忘返。

笔者在国内边走边观赏，两旁美景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来到园区中部的松栢园，已是气喘吁吁，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蓦地发现，一条岔路上“冒出”一排月牙形的崭新座椅，锃光发亮，绵延数十米，不禁暗喜。尽管已有一些游客正坐着聊天，好在空位尚多，便如愿以偿地安然小憩。此时此刻，邻近座位上几位老人交谈甚欢：“以后阿拉出来白相，不用再到处寻座位啦！”“是啊！要省力多了。”朴素的话语，道出了老年游客的心声。

是否只有此处新增了座椅呢？为了一探究究竟，笔者在松栢园、木兰园等处随意溜达，无论是树丛草地旁还是曲水萦回的小道边，新增的座椅随处可见，而且因地制宜，造型各异，与周围景色相得益彰，既美化了环境，又方便游客特别是老年朋友随时休息。

其实，在大力倡导“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的今天，作为拥有数百万老龄人口的上海，不仅各大公园要努力创造宜游的良好环境，而且公交站点、地铁站台、医院、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均应设置或适当增设座椅，努力营造宜行、宜医、宜购的生态空间，便于老年市民出行、就医和购物。此事虽小，却是一项便民利民的善举，也是对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的一种考验。如今，有些单位已先行一步，且广受好评，相信其他有关单位也将有所作为，后来居上，以利于提升城市“温度”，让更多老人受益。

却被教研组前辈钱医生看出端倪。

钱医生早年从圣约翰医学院毕业，能说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式英语，对人体解剖学熟稔到极致。他因腿有残疾而“将就”在街道医院几十年，直至被调到区卫校任教解剖学。

他对我说：“依长得人高马大，胆子蛮小嘛！吓啥？吓死人？做外科勿应该吓这呀。”

我告诉他：“从小就吓。”

他回答：“我来帮依过迭个胆小鬼关！”

那年月，校解剖室门里面有些啥？可能除了钱老师，没人“开过眼界”。那具浸于福尔马林池中供上课用的完整标本、那些瓶瓶罐罐里浸泡着的局解肢体，尚无人敢探底细。在一阳光明媚的上



荷塘印象（帛画）穆益林

留点掌声给蜡梅

何鑫渠

说蜡梅会联想到梅花。老百姓对植物的了解往往来自文人，而中国文人最喜欢的是梅花。

梅花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梅被赋予了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中国古代文人对梅花情有独钟，无数墨客、画家喜用梅花题材作诗、作文、作画。诗中最有名的当数北宋诗人王安石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而描写蜡梅最出神入化的，应数北宋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

梅花是中国文人用小说手法拟人方法塑造出来的一位英雄和佳人。但花卉中的另一个英雄则是蜡梅。

在一年最寒冷的腊月，寒凝大地，风雪载途之际，是蜡梅打破植物界的沉眠凋敝，以其一缕冷香，飘荡于白雪皑皑的大地。蜡梅群生的树林，香气沁心夺魂；单生的枝节，笑傲一方风雪。

寒冬腊月，雪花挂枝，此时百花凋零，蜡梅玉洁冰清幽然独放是为高洁。

大地肃穆，隆冬绽蕾，此时三九严寒，蜡梅傲雪凌寒怒放是为坚强。

大雪漫地，滴蜡凝酥，此时幽香彻骨，蜡梅崩雪花朵低垂是为谦虚。

蜡梅得名于大诗人苏轼的诗：“蜜蜂采花作黄蜡，黄蜡为花亦此物。”南宋诗人戴复古写诗颂蜡梅：“天寒好风日，清香透窗纱。谁知蜜脾底，有此返魂花。”

蜡梅与梅花虽不同科也不同属，但既然又称蜡梅、冬梅、寒梅、金梅、香梅，自然与梅有着相同品性。

江南是梅花的家乡，无锡梅园、杭州超山、南京梅花山、苏州邓尉山麓等赏梅胜地都少不了蜡梅身影，并往往在冬春之际举行双梅展览。此时蜡梅冬日争先，梅花则随后早春绽放；蜡梅孤色蜡黄，梅花缤纷五彩；蜡梅浓香扑鼻，梅花暗香淡雅。“两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蜡梅陪我们走过冬天，梅花则和我们迎来春天。从美学意义上说，赏梅不能没有蜡梅。我们去赏梅，别忘了蜡梅。我们在赞赏梅花的同时，也别忘了留点掌声给蜡梅！



2019年11月底，那台用了3年未经保养的进口炉子出现小故障。我们就请那个生产地暖设备的公司派人来检修。

来自自称不是地暖公司的，而是来自某锅炉厂的。此维修工个子矮小，但手脚却很灵活。只见他七上八下地琢磨着，仅花一刻钟就维修好了。

这时，这位一声不吭的维修工却是一个劲地忽悠起来，边检查炉子，边声称此炉子的马达（电动机）有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看！这就是拆下来的马达。”他说。

我的老爱人此时表现得特别聪明机灵，以风驰电掣之势把那东西取了过来藏好，也许在她看来，它是一个可能用得上的证据。

随后，维修工不打招呼，独自走下楼去，很快就兴冲冲地回来，手里拿着又一个马达。这个马达与刚刚他声称拆下的马达一模一样，旧旧的、黑乎乎的。“看！这就是我要装上去的马达。”之后，他站在那小矮凳上，几乎把整个身子遮盖住那个炉子。谁也无法看清他在干什么。

家电维修中的魔术

张贻复

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转过身来，声称已经把替换的马达装上去，并向我们索要马达费900多元，加上上门费、维修费，总计索要1500元。

“哇！怎么要收取如此高额的费用？”我迟疑了半晌，忽然灵机一动，爽朗地承诺：“你把发票开来我给钱。”这下不得了啦，那人顿时火冒三丈，二话不说，向那炉子处冲去，扬言要翻掉

维修成果。我们老头老太都是八十多岁了，为了保全炉子不被伤害，肩并着肩，用尽吃奶力气死死堵住他的身体。双方推推扯扯，最后，我们总算劝他离去……

维修至今，一月有余，未见他把发票开来。然而，我们急需弄明白那马达究竟是多少价钱。2019年12月间，我向沪上一家著名品牌的炉子营销商进行咨询。该单位应邀派人前来实地查看。打开炉子后，我们共同见证：那个原装进口马达昂然挺立在进口炉子的右前方，丝毫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谓拆下来，装上去的，压根不存在！在此提醒一下：那种家用电器维修中的魔术，请大家务必小心！

无心插柳 连中三元

李樟榕

报》等，还当过文新集团图片中心特聘摄影师和解放日报摄影通讯员。发表作品比较有意义的是2016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出版专刊，纪念该报创刊60周年，我的摄影作

七夕会

时间有限，创作不多，水平一般。近年来，上海市摄影家协会每年举办很多活动，我参加得也少，向媒体投稿乏善可陈，尤其是对新媒体平台。像那次“连中三元”，由此开启了自己在新民印象摄影互动平台新天地上的投稿。当然，其之所以成功主要还是出自与费璐的偶然合作。

好些年过去了，但当初的一时惊喜仍然珍藏在心，因为它既呈现了“新民印象”摄影互动平台闪亮登场的历史一刻，也是我摄影生涯中的一段难忘经历，值得永久纪念……

雅玩